
孩童般的見識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

聖保羅在《哥林多前書》中有一段很有智慧的話：「我做孩子的時候，話語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……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，模糊不清。」這番話一直令我印象很深。無論一個人受過多少教育，知道多少事情，我們的知識和判斷始終受到自己的經驗、性格、環境和時代所限制。某些事情在我們眼中清楚不過，換到另一個我們陌生的領域，卻可能立即變得模糊。

我有一位大學畢業的朋友，當年對電腦並不熟悉。他在餐廳工作，需要學習使用電腦化的點餐和收銀系統。有一天，他很高興地告訴我：「我的工作很好，還可以得到電腦訓練。」我當時學過一些電

腦，第一個反應是：操作餐廳的收銀系統，和真正學習電腦技術，似乎還有很大的距離。但後來想想，他的說法其實也沒有甚麼可笑。在個人電腦仍未普及的年代，對一個很少接觸電腦的人來說，能夠每天操作一套電腦化系統，本來就是一種新的學習經驗。只是他所理解的「電腦訓練」，和我心目中的「電腦訓練」，並不是同一回事而已。

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相機上。幾年前，一位從澳門來的女同學有一部尼康相機。她覺得這部相機頗有價值，還特別告訴我，如果出售，也只會以較高的價錢賣給別人。我對攝影器材比較熟悉，聽見是尼康，又知道可以自動對焦，便猜想可能是 F3 或 F-401 一類比較高級的相機，心裏也頗有興趣，想看看究竟是哪一款。拿來一看，才發現原來只是當時很普通的全自動小型相機，俗稱是「傻瓜機」。現在回想，這件事有趣的地方並不是誰懂得多、誰懂得少，而是我們兩個其實都在做同一件事。她從自己有限的攝影經驗出發，把「尼康」和「自動」理解成昂貴；我也從自己的攝影知識出發，聽到幾個線索，便自行想像成 F3 或 F-401。兩個人的推論都建立在自己已有的知識上，只不過知識背景不同，所想像出來的東西也不同。

中國古語說：「夏蟲不可以語冰。」我從前很容易把這句話理解為：見識有限的人，不能明白自己不知道的事。現在卻覺得，這句話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，並不是用來批評別人，而是用來提醒自己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「夏天」，也都有自己從來沒有見過的「冰」。

還有，美國學校的評分很鬆，在美國大學讀書，只要才智中上，平均績點（GPA）取得三分以上並不困難（四分為滿分），我經常聽到不少人炫耀自己的成績。我曾在挑戰性較高的港澳學校讀書，所以心中有數，但是要求那些適應了美國制度的「高材生」，相信自己其實不是絕頂聰明，是要大笨象相信海洋中有鯨魚。

還有一次，一位正在攻讀工程博士的同學，看見我在一部單色電腦螢幕上使用 WordPerfect，忽然問我：「WordPerfect 不是藍色的嗎？」原來他平日在學校實驗室使用的都是彩色螢幕，WordPerfect 的畫面一直是藍色的，所以在他的經驗中，WordPerfect 和「藍色」幾乎成了同一件事。他並不是不懂電腦；恰恰相反，他是工程博士生。只是人在熟悉的環境裏生活久了，很自然會把自己經常見到的情況當成事物本來的模樣。

明白了這個道理，專家、大師、學者，甚至在某一方面非常有成就的人，偶爾作出錯誤判斷，也就不足為奇。專業知識可以使我們看得更遠，但不能保證我們沒有盲點。當然，我自己又何嘗例外？所謂遊學、讀書、旅行，以至與不同的人交往，也許真正的意義並不只是增加一些知識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發現：原來自己以為理所當然的事情，並不一定理所當然；原來自己以為已經看得很清楚的世界，仍然只是鏡中的一個影像。

我們能夠做的，大概只是盡量擦去心鏡上的塵埃，以及情緒和成見所留下的陰霾。

1990 年 10 月 30 日

原載《澳門日報》

2026 後記：夏蟲、人工智能與我們看不見的「冰」

文章發表之後幾年，我需要到大學人事部更新自己的簽證身份。當時很多外國學生在 F-1 Practical Training 期滿之後，會在美國境內申請把身份轉為 H-1 Status；而我的情況稍有不同，我曾經離開美國，在海外辦理 H-1B，因此護照上直接貼有 H-1B 簽證。我原以為把護照交給人事部，幾分鐘便可以辦妥手續，結果卻花了一個多小時。那位工作人員平日見到的，大多數是由 F-1 Practical Training 在美國境內轉為 H-1 Status 的情況，卻從來沒有見過我這種直接在護照上持有 H-1B 簽證的個案，因此一開始堅持認為我的文件有問題。最

後要請大學的法律顧問協助，才把事情弄清楚。這件事使我明白，所謂「專業知識」，很多時候也是在大量經驗中建立起來的。經驗使人工作有效率，但經驗也可能形成框架：我們見過一百次同樣的情況之後，第一百零一次出現不同的情況，反而可能最容易被我們忽略。

三十六年後重讀這篇文章，我首先感到的，是文中那些「新科技」已經變得何等古老。當年有人第一次接觸電腦化收銀系統，便覺得自己正在接受「電腦訓練」；WordPerfect 的藍色畫面，也足以令人以為那就是軟件本身的顏色。今天看來，這些事情頗有時代趣味。可是，「孩童般的見識」並沒有因為科技進步而消失。

今天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，有些人每天使用 ChatGPT、Gemini 或其他人工智能工具，很快便熟悉提示語、上載文件、生成圖片和資料分析。有時我們也很容易把「懂得使用人工智能」和「懂得人工智能」混在一起。這和三十多年前把懂得操作電腦化收銀系統理解成接受了「電腦訓練」，其實有一點相似。

不過，人工智能帶來一個比「懂不懂電腦」更深的問題。當我們問：「人工智能究竟有沒有智慧？」我們首先要問的，也許是：我們所說的「智慧」究竟是甚麼？當我們再問：「人工智能將來有沒有可能產生自我意識？」問題就更加困難，因為我們對「意識」本身至今仍沒有一個獲得普遍接受的解釋。更值得思考的是，我們判斷人工智能有沒有智慧、理解、感受或者自我意識時，幾乎不可避免地以人的智慧和人的意識作為尺度。我們會問它能不能像人一樣推理，會不會像人一樣理解語言，有沒有像人的記憶，有沒有像人的情感，能不能認出鏡中的「自己」。

這是很自然的，因為人類唯一能夠直接從內部經驗到的意識，就是自己的意識。但這也可能成為另一面鏡子。我們是否太快假定，智慧如果存在，就應該近似人的智慧？意識如果存在，就應該具有人的意識形式？如果一種系統處理世界、形成內部表徵、維持自身狀態，以至產生某種我們現在還沒有概念可以描述的主體性，它若不像人，我們是否有能力認出來？

類似的問題，其實也出現在我們對「生命」的想像。地球上我們所知道的生命都是以碳為核心建立複雜的有機化學系統。因此，當人類思考宇宙中其他形式的生命時，很自然會以碳基生命作為出發點。這有充分的科學理由，因為碳具有極強的化學結合能力，而且我們唯一確實知道存在的生命形式就是如此。但「我們只知道碳基生命存在」，和「生命只能是碳基的」，並不是完全相同的命題。

人們有時會討論，生命是否可能建立在其他化學基礎之上，例如矽。矽基生命至今仍然只是假設，並沒有實證證據顯示它真正存在，而且從化學性質來看，它面對的限制也可

能比碳多得多。然而，這個思想實驗仍然很有意思，因為它再次提醒我們：我們是否會把「我們所見過的生命」不知不覺地等同於「所有可能的生命」？

這和人工智能的問題其實很相似。我們知道碳基生命，於是很容易把生命想像成碳基的；我們知道人類智慧，於是很容易把智慧想像成人類式的；我們知道自己的主觀意識，於是很容易把意識想像成人類意識的樣子。

但「唯一已知的形式」，並不必然等於「唯一可能的形式」。這並不是說矽基生命真的存在，也不是說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經具有自我意識。現時都沒有充分根據可以作出這些結論。問題恰恰在另一個層次：如果有一天出現了與人類截然不同的生命、智慧，甚至意識形態，我們是否已經擁有辨認它們的概念和語言？

一隻只活過夏天的蟲，沒有見過冰，自然很難想像水可以成為堅硬而寒冷的東西。但真正值得我們警惕的，也許不是那隻夏蟲。而是我們自己。三十六年前，我寫下「孩童般的見識」，想到的是人的知識受到經驗限制。三十六年後，我更進一步把它理解成另一項挑戰：我們不知道的，也許不只是答案；有時候，我們甚至還不知道應該怎樣提出問題。